

成帝山人文集

第二卷

长篇社会小说

我佛山人文集

第二卷：长篇社会小说

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

(下·绘图·评点本)

校点：卢叔度

吴承学

首都师范大学图书馆



21154305



我 佛 山 人 文 集

(第二卷)

花城出版社出版发行

(广州市大沙头四马路)

广东省新华书店经销

广东新华印刷厂印刷

787×1092毫米32开本 17.375印张 1插页 365,000字

1988年8月第1版 1988年8月第1次印刷

ISBN 7-5360-0265-3/I·249

平装定价：5.10元

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下)

卢叔度 吴承学 校点

DE-6/16

目 录

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下）

第五十五回	箕踞忘形军门被逐 设施已毕医士脱逃	1
第五十六回	施奇计奸夫变凶手 翻新样淫妇建牌坊	10
第五十七回	充苦力乡人得奇遇 发狂怒老父责顽儿	20
第五十八回	陡发财一朝成眷属 狂骚扰遍地索强梁	29
第五十九回	干儿子贪得被拐出洋 戈什哈神通能撤人任	39
第六十回	谈官况令尹弃官 乱著书遗名被骂	48
第六十一回	因赌博入棘闹舞弊 识虚惊制造局班兵	57
第六十二回	大惊小怪何来强盗潜踪 上张下罗也算商人团体	66
第六十三回	设骗局财神遭小劫 谋复任臧获托空谈	76
第六十四回	无意功名官照何妨是假 纵非因果恶人到底成空	85

第六十五回	一盛一衰世情商冷暖 忽从忽违辩语出温柔	96
第六十六回	妙转圈行贿买蜚言 猜哑谜当筵宣谑语	106
第六十七回	论鬼域挑灯谈宦海 冒风涛航海走天津	115
第六十八回	笑荒唐戏提大王尾 恣畧威打破小子头	125
第六十九回	责孝道家庭变态 权寄宿野店行沽	136
第七十回	惠雪舫游说翰苑 周辅成误娶填房	146
第七十一回	周太史出都逃妇难 焦侍郎入粤走官场	156
第七十二回	逞强项再登幕府 走风尘初入京师	165
第七十三回	书院课文不成师弟 家庭变起难为祖孙	174
第七十四回	符弥轩逆伦几酿案 车文琴设谜赏春灯	185
第七十五回	巧遮饰愤见运机心 先预防嫖界开新面	195
第七十六回	急功名愚人受骗 遭薄幸淑女蒙冤	205
第七十七回	泼婆娘赔礼入娼家 阔老官叫局用文案	216
第七十八回	巧蒙蔽到处有机谋 报恩施沿街夸显耀	225
第七十九回	论丧礼痛砭陋俗 祝冥寿惹出奇谈	235

第八十回	販丫頭學政蒙羞 遇馬扁富翁中計	244
第八十一回	真愚昧慘陷官刑 假聰明貽訊外族	253
第八十二回	素倫常名分費商量 報涓埃夫妻勤伺候	261
第八十三回	誤聯婚家庭鬧意見 施詭計幕客逞機謀	272
第八十四回	接木移花丫鬟充小姐 弄巧成拙姑嶺屬他人	282
第八十五回	戀花丛公子扶喪 定藥方醫生論病	292
第八十六回	旌孝子瞞天撒大谎 洞世故透底論人情	302
第八十七回	遇惡姑淑媛受苦 設密計觀察謀差	313
第八十八回	功墮節翁姑齊屈膝 諧好事媒妁得甜頭	324
第八十九回	舌劍唇槍難回節烈 忿深怨絕頓改堅貞	335
第九十回	差池臭味郎舅成仇 巴結功深葭莩复合	346
第九十一回	老夫婦舌端調反目 趙師母手版誤呈詞	356
第九十二回	謀保全拟參僚屬 巧運動趕出冤家	368
第九十三回	調度才高抚台運泥土 被參冤抑觀察走津門	377
第九十四回	圖恢復冒當河工差 巧逢迎壘斷銀元局	387

第九十五回	苟观察就医游上海 少夫人拜佛到西湖	398
第九十六回	教供辞巧存体面 写借据别出心裁	408
第九十七回	孝堂上伺候竟奔忙 亲族中冒名巧顶替	419
第九十八回	巧攘夺弟妇作夫人 遇机缘僚属充西席	430
第九十九回	老叔祖娓娓讲官箴 少大人殷殷求仆从	440
第一百回	巧机缘一旦得功名 乱巴结几番成笑话	450
第一百一回	王医生淋漓谈父子 梁顶羹恩爱割夫妻	461
第一百二回	温月江义让夫人 裘致禄尊遗妇子	471
第一百三回	亲尝汤药媚倒老爷 婢学夫人难为媳妇	482
第一百四回	良夫人毒打亲家母 承舅爷巧赚朱博如	492
第一百五回	巧心计暗地运机谋 真脓包当场写伏辩	503
第一百六回	符弥轩调虎离山 金秀英迁莺出谷	515
第一百七回	觑天良不关疏戚 募地里忽遇强梁	525
第一百八回	负屈含冤贤令尹结果 风流云散怪现状收场	536

第五十五回

箕踞忘形军门被逐 设施已毕医士脱逃

德泉说完了这一套故事，我问道：“协饷银子未必是现银，是打汇票的，他如何骗得去？这也奇了！”德泉道：“这一笔听说是甘肃协饷。甘肃与各省通汇兑的很少，都是汇到了山西或陕西转汇的，他就在转汇的地方做些手脚，出点机谋，自然到手了。”子安从旁道：“我在一部什么书上看见一条，说嘉、道年间，还有一个冒充了成亲王到南京，从将军、总督以下的钱，都骗到了的呢！”德泉道：“这是从前没有电报，才被他瞒过了；若是此刻，只消打个电去一问，马上就要穿了。”

说话时，只见电报局的信差，送来一封电报。我笑道：“说着电报，电报就到了。”德泉填了收条，打发去了。翻出来一看，却是继之给我的，说苏、杭两处，可托德泉代去，叫我速回扬州一次，再到广东云云。德泉道：“广东这个地方，只有你可以去得；要是我们去了，那是同到了外国一般了。”子安道：“近来在上海久了，这里广东人多，也常有交易，倒有点听得懂了；初和广东人交谈，那才不得了呢！”

你要进西湖，偏不叫你到西湖去。

德泉道：“可笑我有一回，到棋盘街一家药房去买一瓶安眠药水，跑了进去，那柜上全是广东人，说的话都是所问非所答的，我一句也听不懂。我要买大瓶的，他给了我一个小瓶；我要掉，他又不懂，必要做手势，比给他看，才懂了，换了大瓶的。我正在付价给他，忽然内进里跑出一个广东人来，右手把那瓶药水拿起来，提得高与额齐，拿左手指

旁注之字
以正音谐
广东人之
官话也，
读之令人
失笑。

着瓶，眼睛看着我道：‘这(借)瓶(贫)药(月)水(绥)，顶刮刮罗！顶刮刮罗！有(忧)仿(方)单在此(溪)，你(呢)拿(捺)回(微)去一(异)看(坎)，便知(基)明(命)白(别)了(捺)。’”

听得我和子安都狂笑起来。德泉道：“我当时听了他这几句话，也忍不住要笑。他对我说完之后，还对他那伙计叽咕了几句，虽然听他不懂，看他那神色，好像说他那伙计不懂官话的意思。我付过了价，拿了药水要走，他忽然又叫住

粵人以善
经商著，
而到处不
通官话，
亦一奇
事。

我道：‘俄基，俄基！’你猜他说什么？便是我当时也愣住了。他拿起我付给他的洋钱，在柜上掣了两掣，是一块哑板。这才懂了，他要和我说上海话，说这一块洋钱是哑子，又说得不正，便说成一个‘俄基’了。”

当下说笑了一会，我不知继之叫我到广东，有甚要事，便即夜趁了轮船动身。偏偏第二天到镇江，已经晚上八点钟，看着不能过江，我也懒得到街上去了，就在趸船上住了一夜。次日一早过江，赶得到城里，已是十二点多钟。见了继之，谈起到广东的事，原来也是经营商业的事情。我不觉笑道：“我本来是个读书的，虽说是我生来的无意科名，然而困在家里没事，总不免要走这条路。无端的跑了出来，遇见大哥，就变了个幕友，这几年更是变了个商家了。”继之

笑道：“岂但是商家，还是个江湖客人呢。你这回到广东去，怕要四五个月才得回来，你不如先回南京一转，叙叙家常再去。”我道：“这倒不必，写个信回去，告诉一声便了。”当下继之检出一本帐目给我。是夜盘桓了一夜。

明日我便收拾行李，别过众人，仍旧渡过江去，趁了下水船，仍到上海，又添置了点应用东西，等有了走广东的海船，便要动身。看了新闻纸，知道广利后天开行，便打发人到招商沪局去，写了一张官舱船票。到了那天，搬了行李上船。这个船的官舱，是在舱面的，倒也爽快。当天半夜里开船，及至天亮起来，已经出了吴淞口，走的老远的了。喜得风平浪静，没事便在舱面散步。

到了中午时候，只见一个人，摆着一张小小圆桌，在舱面吃酒；和我招呼起来，请问了姓氏，知道他姓李，便是本船买办。于是大家叙谈起来。我偶然问起这上海到广东，坐大餐房收多少水脚。买办道：“一主一仆，单是一去，收五十元；写来回票，收九十元。这还是本局的船；若是外国行家的船，他还情愿空着，不准中国人坐呢。”我道：“这是什么意思？”买办道：“这也是我们中国人自取的。有一回，一个什么军门大人，带着家眷，坐了大餐房。那回是夏天，那位军门，光着脊梁，光着脚，坐在客座里，还要支给着腿，在那里构脚丫，外国人看着，已经厌烦的了不得了。大餐间里本来备着水厕，厕门上有钥匙，男女可用的，那位太太偏要用自己的马桶；用了，舀了，洗了，就拿回他自己房里，倒也罢了，偏又嫌它湿，搁在客座里晾着。洗了裹脚布，又晾到客座椅靠背上。外国人见了，可大不答应

军门大人之上加以“什么”二字，不满之意。

了，把他们撵了出来。船到了上海，船主便到行里，见了大班，回了这件事。从此外国人家的船，便不准中国人坐大餐房了。你说这不是中国人自取的么！”我道：“这个本来太不像样了。然而我们中国人不见得个个如此。”买办道：“这个合了我们广东人一句话，‘一个小鸡不好，带坏一笼’了。”

正说话时，又有一个广东人来招呼，自己说是姓何，号理之，是广东名利客栈招呼客人的伙伴，终年跟着轮船往来，以便招接客人的。便邀我到广东住到名利栈去。我答应了，托他招呼行李。

这船走了三天，到了香港，停泊了一夜；香港此时没有码头，船在海当中下锚。到了晚上，望见香港万家灯火，一层高似一层，竟成了个灯山，倒也是一个奇景。次日早晨启轮，到了广东，用驳船驳到岸上。原来名利栈就开在珠江边上，后门正对珠江，就在后门登岸。

安息了一天，便出去勾当我的正事，一面写信寄给继之。谁知我到了这里，头一次到街上去走走，就遇见了一件新闻。我走到一条街，这条街叫做沙基。沙基上有一所极大的房子，房子外面，挂着药房的招牌，门口围了不少的人，像是看热闹的光景。我再走过去看看，原来那药房在那里拍卖，所卖的全是药水。我暗想这件事好奇怪，既然药房倒了，只有召人盘受，哪里好拍卖得来？便是那个买的，他不是开药房，一单一单的药水买去，做什么呢？正在想着，只见他又指着两箱蓝玻璃瓶的来叫拍。我吃了一惊，暗想外国药房的规矩，蓝瓶是盛毒药的，有几种还是轻易不肯卖，必要外国医生开到药方上才肯卖的，怎么也胡乱

拍卖起来呢？此时我身上还有正事，不便多耽搁，只看了一看便走了。

下午时候，回到名利栈。晚上没事，广利船还没有开行，何理之便到我房里来谈天。他嘴里有的没的乱说，一阵说什么把韭菜带到新加坡，要卖一块洋钱一片菜叶；新鲜荔枝带到法兰西，要卖五个法郎一个；又是什么播喊表，在法兰西只卖半个法郎一个。他只管乱说，我只管乱听，也不同他辩论。后来我说起药房拍卖一节，很以为奇。理之拍手道：“拍卖了么！可惜我不知道，不然，我倒要去和他记一记帐，看他还捞得回几个。”我道：“这药房倒帐的情形，想是你知道了？”理之道：“倒帐的有甚希奇！这是一个富而不仁的人，遭了个大骗子。这位大富翁姓荀，名叫鸢楼，本来是由赌博起家；后来又运动了官场，包收什么捐，尽情剥削。我们广东人都恨得他了不得。”我道：“他不是广东人么？”理之道：“他是直隶沧州人，不过在广东日子长久，学会说广东话罢了。他剥削的钱，也不知多少了。忽然一天，他走沙基经过，看见一个外国人，在那里指挥工匠装修房子，装修得很是富丽，不知要开什么洋行；托了旁人去打听，才知道是开药房的。那外国人并不是外国人，不过扮了西装罢了，还是中国的辽东人呢。这荀鸢楼听说他是辽东原籍，总算同是北边人，可以算得同乡，便又托人介绍去拜访他。见面之后，才知道他姓祖，《貳臣传》上祖大寿之后，单名一个武字；从四五岁的时候，他老子便带了他到外国去，到了七八岁时，便到外国学堂里去读书，另外取了个外国的名字，叫做Cove；

所谓姑妄言之，姑妄听之也。

原来赌博可以起家，无怪粤人之爱赌矣。

后来回到中国，又把它译成中国北边口音，叫做劳佛，就把这劳佛两个字做了号。他外国书读得差不多了，便到医学堂里去学西医。在外国时，所有往来的中国人都是广东人，所以他倒说了一口广东话，把他自己的辽东话，倒反忘记个干净了。等在医学堂毕业出来，不知在哪里混了两年，跑到这里来，要开个药房。恰好这荀鸞楼是最信用西药的，两人见面之下，便谈起这件事。荀鸞楼问他药房生意有多少利息。劳佛道：‘利息是说不定的，有九分利的，也有一二分利的，然而总是利息厚的居多，通扯起来，可以算个七分利钱。’荀鸞楼道：‘照这样说，做一万银子生意，可以赚到七千了。不知要多少本钱？’劳佛道：‘本钱哪里有一定的，外国的大药房，几十万本钱的不足为奇。’荀鸞楼道：‘不知你开这个打算多少？’劳佛道：‘我只备了五万资本。’荀鸞楼道：‘比方有人肯附点本钱，可能附得进去？’劳佛道：‘这有什么不可的？’荀鸞楼道：‘那么我打算附十万银子如何？’劳佛满口答应，便道：‘如此我便扩张起来。’他两个因此成了知己。不多几天，荀鸞楼划了十万银子来，又派了一个帐房来。劳佛便取出一扣三千银子往来的庄折，叫他收存，要支什么零用，只管去取。从此铺里一切杂用，劳佛便不过问，天天只忙着定货催货，铺里慢慢的用上十多个伙计。劳佛逐一细问，却没有一个懂得外国话，认得外国字的。荀鸞楼闻得，便又荐了一个懂洋文的来；劳佛考他一考，说是他的工夫不够用，不要。又道：‘不过起头个把月忙点，关着洋文的事，我一个人来就是了。’荀鸞楼见他习勤耐劳，倒反十分敬重他起来。过得个把月，劳佛

对荀莺楼道：‘我的五万资本，因为扩充生意起见，已经一齐拿去定了货了。尊款十万，我托个朋友拿到汇丰存了。我本要存逐日往来的，谁知他拿去给我存了六个月期，真是误事！昨日头批定货到了，要三万银子起货，只得请你暂时挪一挪，好早点起了出来，早点开张。’荀莺楼满口答应，登时划了过来。到了明天，果然有人送来无数箱子，方的、长的，大小不等。劳佛督率各小伙计开箱，开了出来，都是各种的药水，一瓶一瓶的都上了架，登时满坑满谷起来；后来陆续再送来的，竟来不及开了，开了也没有架子放了，只得都堆到后头栈房里去，足足堆了一屋子。荀莺楼也来看热闹，又一一问讯，这是什么，那是什么，劳佛也一一告诉了。正在忙乱之际，忽然一个电局信差送来一封洋文电报，劳佛看了失惊道：‘怎么就死了！唉！这便怎么处？’荀莺楼忙问死了什么人。劳佛把电报递给他，他看了，是一字不认得的。劳佛便告诉 他道：‘香港大药房里一个总理配药的医生，他是我的好朋友，将来我这里有多少事，还靠他帮忙呢，谁知他今天死了。他的遗嘱，他死后，叫我去暂时代理他的职业。在交情上，又不得不去；这一去，最少也要三个月，那外国派来的人才得到，这里又有事，怎样呢？’荀莺楼也愣住了。劳佛想了一想道：‘这样罢，我到香港去找一个配药的人，到这里代了我罢。’帐房道：‘这里没有人懂话，怎样办呢？’劳佛道：‘这个不要紧，我找一个懂中国话的来。十分找不着，我叫他带一个西崽来；你们要和他说话，只对西崽说就是。好在只有三个月，我就来的。’荀莺楼问他香港那大药

房是什么招牌，劳佛叽叽咕咕说了个外国名字道：‘中国名字叫什么，我也记不大清楚了，等到了那里，写信来通知，以便通信罢。我今天要坐晚轮船去了。’说罢，取出许多外国字纸来，交代给帐房，一一指点：这一迭是燕威士，这个货差不多就要到的了；这一迭是定单，这里面那几张是电定的，那几张是信定的；洋行里倘有燕威士送来，便好好收下，打还它回单图书。又拿出一扣折子来，十分慎重的交代道：‘这就是我那误事朋友，代存汇丰的十万银子的存折，是……那一天存的，扣到……那一天，便到了六个月期，你便去换上一个逐日往来的折子，以便随时应用。’荀莺楼拿起折子一看道：‘怎么我存汇丰的存折，不是这个样子？’劳佛道：‘汇丰存折本来有两种：一种用给中国人的，一种用给外国人的。我这个是托一个外国朋友去存的，所以和用给中国人的两样了。’劳佛交代清楚，也不带什么行李，只提了一个大皮包，便匆匆上晚轮船到香港去了。这里一等五六天，杳无音信，看见货物堆满了一铺子，不便久搁，只得先行开张。谁知开张之后，凡来买药水的，无有一个不来退换；退换去后，又回来要退还银子。原来那瓶子里，全是一瓶一瓶的清水；除了两箱林文烟花露水，和两箱洋胰子是真的，其余没有一瓶不是清水。帐房大惊，连忙通知荀莺楼，叫他带了懂洋文的人来，查看各种定单燕威士，谁知都是假造出来的。忙看那十万银子存折时，哪里是什么汇丰存折，是一个外国人用的日记簿子。这才知道遇了骗子，忙乱起来，派人到香港寻他，他已经不知跑到哪里去了。再查那栈房里的货箱，连

亏他这等
便给。

可发一
笑。

瓶也没有在里面，一箱箱的全是砖头瓦石，所以要拍卖了这些瓶，好退还人家房子啊。”我道：“这个什么劳佛，难道知道姓苟要来兜搭他，故意设这圈套的么？”理之道：“这倒不见得。他是学医生出身，有意是要开个药房，自己顺便挂个招牌行道，也是极平常的事；等到无端碰了这么个冤大头，一口便肯拿出十万，他便乐得如此设施了。像这样剥削来的钱，叫他这样失去，还不知多少人拍手称快呢！”正是：

惇入自应还惇出，且留快语快人心。

未知后事如何，且待下回再记。

中国有一种人，其对于外人，无一处不自取其辱，而累及一群，言之殊甚切齿。如此回之军门大者，盖比比然也。所最奇者，愈是大人先生，愈多此种丑态，此则令人不解者矣。

曾见某笑柄载一条云：“乡人至沪，见修路碾机，误为汽车，问能乘至乡间否？人曰：‘能，余即卖车票者’。乡人予以资，取得一纸，便拟登机。司机人呵之，则曰：‘吾已购得车票矣！’出示之，则一纸卷烟之招牌纸也。”可与此以日记簿充存折者，同发一笑。

医士之开设药房，其始断非骗局，特利令智昏者自取耳。然则世路虽险，究亦多自蹈之者，正不必动辄尤人也。或曰：然则人之信我投我者，即当欺之耶？则应之曰：如予言，则怪现状可以不作矣。